

皇 · 后 · 列 · 傳 · 一 · 百 · 卷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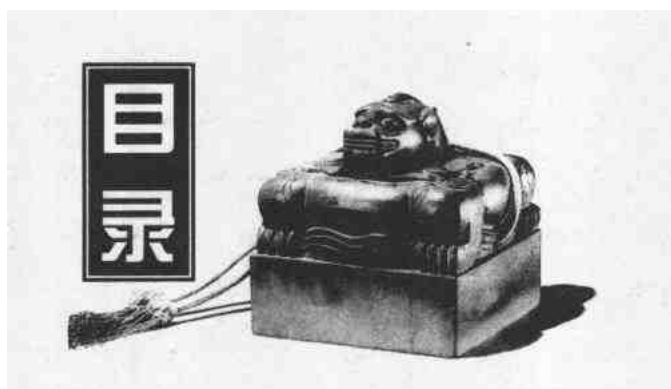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杨
广

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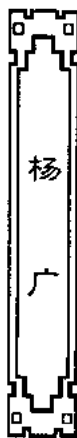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权贵子孙	(1)
第二章	平灭江南	(30)
第三章	佛门受戒	(41)
第四章	北却突厥	(49)
第五章	入主东宫	(61)
第六章	巩固政权	(88)
第七章	营建洛阳	(101)
第八章	开运河 游江南	(109)
第九章	官制改革	(116)
第十章	推广均田	(131)
第十一章	强化府兵	(144)
第十二章	开科取士	(159)
第十三章	制定《大业律》	(173)
第十四章	浚俗设县	(192)

CH251/05

第十五章	巩固边疆	(203)
第十六章	淫乐生活	(228)
第十七章	巡幸天下	(252)
第十八章	远交近攻	(282)
第十九章	杨玄感之乱	(305)
第二十章	瓦岗起义	(318)
第二十一章	李渊起兵	(335)
第二十二章	炀帝之死	(376)



第一章 权贵子孙



让我们追宗索族探讨一下隋炀帝的始祖。据《史记》云：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玄囂为正妃嫫祖所生。

玄囂有一孙子高辛，在叔（伯）父颛顼帝逝后，即位为帝，亦即帝。

帝元的妃是有邰氏之女姜原，她在一次出门踏青时，发现了一只巨人的足迹，欣然而踏，立时受孕怀胎，最后生下一子，他就是周的始祖姬弃。

今天看来，这只能是神话传说了。

后来灭掉商朝的，就是姬弃第十七世孙的周王朝开国天子周武王姬发。

周武王有个儿子叔虞，在周初的大分封中，被封到了唐（今山西翼城），他就是西周晋国的始祖。

叔虞五传至六世孙姬白，即晋靖侯是也。

晋靖侯后裔姬职，封邑在羊舌（今山西洪洞、沁县一带），故号“羊舌大夫”。从此，姬职这一宗也就成了羊舌氏，姬职因此也称羊舌职。

羊舌职次子羊舌肸，字叔向，乃晋国著名贤臣。同世的孔子对他颇有褒扬，称赞他是“古之遗直也”，也就是说他有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品格。能得到孔圣人赞美，足见其贤，《左传》对其生





平事迹多有记载。他的封邑在被晋所灭的杨国,因此,他也以杨代姓,又称杨肸。

据此可以说,晋国的这位贤臣杨肸,就是普天之下真正的“坐不改姓”的姓杨的始祖了,他当然也是隋炀帝杨广的始祖。

古杨国在今山西洪洞县,但杨广祖籍却是弘农郡华阴,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县。这当如何解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次偶发事件,使羊舌氏这一宗险些被满门抄斩、赶尽杀绝,不仅在杨地,即使在晋国,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那是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公族大夫祁盈的两个家臣祁胜与郭臧“通室”,所谓“通室”,就是交换妻子。祁盈对此等有失大礼的家丑怒不可遏,遂将祁胜与郭臧抓了起来。可是,由于祁胜贿赂了大夫苟某到晋顷公面前诬告祁盈私自抓人,晋顷公听信一面之词,又逮捕了祁盈。祁盈其他家臣见主子被抓,为给主子解恨,就把祁胜、郭臧杀了。

这显然是“犯上作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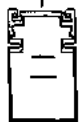
羊舌氏与祁氏两家是世交,羊舌肸的儿子杨食我,与祁盈交情颇深。朋友有难,理当相助,况且祁盈是蒙诬受冤。于是,祁盈家臣的“作乱”便有了杨食我的鼎力相助。

晋顷公大怒,遂令六公卿诛灭祁氏和羊舌氏。就这样,刀光剑影中,祁氏、羊舌氏蒙受了灭顶之灾。

或许苍天有眼,不灭两氏,两氏子孙均有死里逃生的。其中羊舌氏子孙有逃亡国外的,有的去“舌”而改姓了羊氏,而逃到华山之北华阴(故治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南)的,正式改羊舌氏名为杨氏,中国的杨姓也从此正式源出。

这也正是杨广祖籍在弘农郡华阴的原因所在了。

王公贵族的荣华富贵烟消云散了,黎民百姓的生活当然是艰辛清贫的。杨家的祖祖辈辈、世代代代,越来越适应了下层社会的生活,在华阴生息着、繁衍着。





在这个过程中,时代也在兴亡变迁着:东周由春秋进入了战国,战国七雄又统一于秦,秦瞬间而亡,汉巍然而起,存国二百一十年,又由西汉而为东汉。

冥冥之中,注定了杨家的再起。

东汉年间,弘农郡华阴的杨氏时来运转,用中国人惯常的说法,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饱览经书、有“关西孔子”之誉的杨氏子孙杨震,因汉王朝的“独尊儒术”而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之家一跃而起,官至军政首脑的一代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弘农杨氏”遂成为东汉以后有名的世家大族,子孙后代也多为大官僚。

杨震之九世孙有一个叫杨元寿的,在北魏初年被封为武川镇(故治在今内蒙古武川西)司马,枝繁叶茂的杨氏因此而有了在武川的这一枝。

杨元寿子孙也相继为官:

子杨惠嘏任太原太守;

孙、杨惠嘏之子杨烈任平原太守;

曾孙、杨烈之子杨桢任宁远将军。

杨桢之时,已是北魏末年,天下大乱,杨桢已把全家从武川迁至中山(故治在今河北定县)。不久,杨桢死于战事。

杨桢之子杨忠,就是隋炀帝杨广的祖父。

杨忠十八岁时,曾东游泰山。当时正值南梁军北伐,杨忠被南梁军虏到了江南,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后回到了北方,也子承父业地追随来自武川镇的鲜卑将领独孤信走上了战场。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杨忠又随独孤信投奔了武川时的世交、时在长安的鲜卑大贵族、关西大都督宇文泰。这年,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杨忠与独孤信都成了宇文泰掌国的西魏重将,在指挥同东魏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西魏为北周所代后,杨忠地位日隆,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爵封随国公。

杨忠还是一位武松式的人物。马舒、马达二先生在《隋朝故





事新编》中这样描写道：

……西魏初年，权臣宇文泰带领将士们举行了一次大围猎。突然一个武将遇到一只猛虎的袭击。周围的士兵本能地举起弓箭，想把猛虎射死。有人高呼：“当心箭伤将军！”话音未落，就听得那武将一声怒吼，声震山林，他的左手早已把虎腰紧紧挟住。当猛虎张开血盆大口时，他的右手闪电般地抓住了虎舌，用劲一拔，将虎舌连根扯断。疼痛已极的猛虎还没有来得及挣扎，武将的手指又如铁钳般扼住了它的喉管。猛虎透不过气来，终于四肢软瘫，一命呜呼。

杨忠勿需像武松那样仗着酒胆、凭着酒力，赤手空拳就打死了猛虎，自然得到了宇文泰和众将士的喝彩，宇文泰特赐杨忠“掩于”为字。“掩于”在鲜卑语里的意思是猛虎，而赐姓、赐名、赐字则是鲜卑统治者给予所属汉族将官的崇高荣誉。杨忠后又被赐姓普六茹氏。

杨忠在东游泰山时，娶妻吕氏。吕氏，小名苦桃，济南人，家境贫寒。杨忠在西魏、北周为将，济南先后历属东魏、北齐。由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交兵不断，杨忠与吕家逐渐失去了关系。戎马倥偬中，杨忠把家安在了地处河东往长安的交通要道上的同州（即隋之冯翊，故治在今陕西大荔）。隋炀帝杨广的父亲杨坚就是出生在这里的一座名叫般若寺的寺庙里。

杨忠死于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8年）。

杨忠死后，已是随州刺史的杨坚承袭了随国公的爵号。

次年，杨广在这个关陇新兴军事贵族之家呱呱坠地了。

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个在西魏、北周中地位隆盛的家庭，杨坚就不可能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了，历史上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隋炀帝了。

杨广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成为历史上的隋炀帝，首先是由于他的父亲杨坚是皇帝，也就是隋朝的开国天子隋文帝。这里有必要把杨坚是怎样登基称帝的弄个一清二楚。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周静帝被迫禅位给杨广的父亲随王杨坚，杨坚遂由北周之随王而为自统天下的一代圣主隋高祖文帝。

据《隋书·高祖纪》的说法，杨坚位尊九五，完全是命中注定的：

杨坚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 541 年）六月一夜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今大荔城中犹有街名“龙兴里”；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十一月，隋文帝曾驾幸此地“亲祠故社”。杨忠为什么要让妻子吕氏到寺庙里生孩子？

此乃当地的一种迷信：在寺庙里出生的孩子好养。

《高祖纪》云：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

何谓紫气？

传说老子将过函谷关，关令尹喜登楼，见有紫气自东而来，断定有圣人经过，果然见老子前来。杜甫《秋兴》诗中的“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即用此事。后人遂以“紫气”表示祥瑞。

杨坚降生时的“紫气充庭”显然预示着他将大吉大利，大福大贵。

次日天明，一位名叫智仙的尼姑从河东（黄河之东）来到了般若寺（一说她就是吕氏当晚生产时的接生婆），见了襁褓中的小杨坚后对吕氏说：“这孩子来处很特别，不可以俗间抚养。”

杨坚遂被智仙留在般若寺中抚养，这位尼姑实际上成了杨坚的养母。



杨坚长相如何？

据称，他长着一副“龙颜”：额头上有五根光柱通天，目光外射，掌纹呈“王”字形，上身長，下身短，表情深沉庄重。

从头到脚，从身躯到神态，怎么看都是“真龙天子”。

有一天，智仙不在，吕氏抱着小杨坚，忽然发现他的头上生出两支角来——当然是龙角而不可能是牛角了；身上也同时起满了鳞甲——也当然是龙鳞而不可能是鱼鳞了。

吕氏大惊失手，把杨坚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智仙进来了，见状说：“你这一摔，吓了我儿，使我儿要晚得天下了。”

.....

这一套杨坚生来即为“真龙天子”的神话，若出在文人的笔记小说里，即便不可信，倒也有趣。但载于唐朝政治家魏征主编的《隋书》这种信史里，不仅不可信，趣味也大为逊色了。而编撰了“二十四史”的史家们在每朝的开国天子身上没少“编撰”这种神话，包括司马迁的“离骚”之作《史记》也有类似丰富的离谱的想象——出身平民之家、本是无赖之徒的刘邦，显然是由于后来成了汉高祖的缘故，在他的生花妙笔下，竟是这样来到了世间：一日，刘邦的母亲刘媪在大泽的堤岸上休息时，竟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一个梦，一个比“黄粱美梦”还要“黄”、还要“美”的神圣之梦——她梦见自己在和神性交。其时，大泽上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刘邦父亲前来寻找妻子，发现有一条乘雨而来的蛟龙卧伏在自己妻子的身上……不久，刘媪怀孕——当然是龙种——随后便生下了刘邦。一个凡夫俗子，原本是龙子龙孙，所以命中注定地做了天子。旧史家们费此笔墨，当然并不是为了枯燥的正史增添些微的可读性，而是要说明一个“真理”：君权神授；也是为了肯定：王侯将相确有“种”也。可见，“二十四史”的史家们无不是帝王之史家也；“二十四史”虽为官修之“信史”，但不可皆信也。



且说杨坚，在般若寺里由智仙一直抚养到十三岁，随后便依靠父亲的功勋走上了仕途军旅。

按照前面的种种说法，此后的杨坚也必然超群脱俗不一般，《高祖纪》对此多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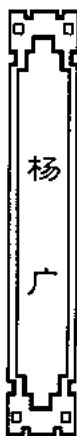
杨坚十六岁时，由于父亲杨忠成了北周开国功臣，他遂又因父勋被周太祖宇文觉迁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太祖在第一次见到他之后说：“此儿风骨非同一般，不像经常出现的人物。”

同年，周明帝即位，杨坚又被授为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

但他的“不一般”很快便引起了周明帝的警觉，周明帝曾密派一个叫赵昭的相士暗相杨坚之面。赵昭相面后，先是对周明帝说：“此人顶多能成为柱国将军罢了。”转而他又去密告杨坚：“公当成为天下之君，但必须经过大诛杀面后才能得天下。”

十九岁时，周武帝即位，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在随州任上，杨坚同骠骑将军庞晃是莫逆之交。一次，庞晃说：“公的相貌异于常人，可能是有帝王之命，若做了皇帝，但愿不要忘记我。”杨坚笑而答曰：“这是什么话！”

杨坚长相的出众不凡可能是真的，但种种“神话”，很可能是杨坚当上了皇帝之后，被人制造出来的；如果时人的种种预言确有其事的话，那么，一个从小到大被吹捧为注定要成为天子的人，纵然不是做皇帝的料，没有做皇帝的命，也不可能不想做皇帝了。何况，南北朝时期，南朝由宋而南齐、而梁、陈；北朝先是北魏分为东、西，后是北齐、北周分别取而代之，最后北齐又灭于北周，朝兴朝亡，皇帝如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已没有了一统天下更迭时的神圣，给人的感觉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当一个人位极人臣时，想做皇帝也就不是什么非分之想了。但想做是一回事，能否心想事成则是又一回事。如果说杨坚命中注定要以隋代周成为天子的话，那也绝不是他有什么帝王之命，只要考察他一步步荣登大宝的经历，就会发现是他的家庭在其中起了





决定性作用。

首先，他有一个“好爸爸”。

中国前些年还流行“有一个好文凭，不如有一个好爸爸”之说，即使现在，“好爸爸”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了。他凭着杨忠这个“好爸爸”而于十四岁的小小年纪即出仕为官，并很快地晋升为随州刺史、大将军；十三年后，杨忠死，二十七岁的他又袭爵为随国公。如果杨坚没有这样的“好爸爸”，只是贩夫小农之子，别说天子，就是国公之位他也未必能够得到，光凭长相有什么用。

其次，他有一个“好妻子”。

这也是由于他有了一个“好爸爸”的原因。公元566年，杨忠的上司、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把自己十四岁的小女儿嫁给了杨坚。

这，可是“金玉良缘”。在阶级社会中，找老婆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往上攀，可以由要饭的跃为附马；往下滑，可以由王储降为庶民；高门互攀，可以像《红楼梦》里的金陵四大家族一样，“一损皆损，一荣皆荣”。

独孤信是北周这个鲜卑王朝的重臣，其长女又是周明帝的皇后，杨坚娶了独孤信的女儿，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社会关系直接伸展到了王室。

十年后，杨坚作为右三军总管，率军随从周武帝灭齐，进位柱国。次年，他出任定州总管（军区长官），旋转任亳州总管。

复次，他有一个“好女儿”。

杨坚娶独孤氏为妻，一年左右便生下了长女杨丽华。这时的杨坚也成了“好爸爸”，周武帝对杨坚甚为倚重，并聘其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坚遂因与周武帝结成了儿女亲家而成了皇亲国戚。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六月，周武帝在北伐突厥途中驾崩，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杨丽华遂由太子妃而为皇后，三



杨

广

九

十八岁的杨坚因是国丈，被征拜为上柱国、大司马。次年初，杨坚又转为大后丞、右司武，旋又升为大前疑（四辅之首），已相当于丞相了，周宣帝每次外出，总由杨坚主持宫中政务。

杨坚权势达到了这种程度，以后的事情就看他如何把握了。

杨坚建隋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由此可见他并非徒有貌相，也是颇有心计头脑的。他由定州总管转任亳州总管时，那位认为他有帝王之命的好友庞晃时任常山太守，曾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大业，他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据此，可说杨坚这时已有了取周自代的愿望，也可说明他是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

时机随周宣帝即位而来。

周宣帝是一个荒淫的帝王，不仅荒淫，而且昏庸、残暴，比起文治武功的先皇武帝来天地之差，比起大前疑的杨坚来，也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继位，使杨坚进一步逼近了他屁股底下的宝座，并且信心大增，他从周宣帝的身上已经看到北周气数殆尽了。

一个人权力越大，攀附的人越多，权贵之家的门庭若市对此是一种很形象的状写。

这时的杨坚，周围已聚集着一批趋炎附势的汉族高官和鲜卑贵族，这班人马，成了他发动政变的基础。

周宣帝虽然昏庸，但并不痴傻，杨坚“位望益隆”，使他“颇为忌”。他曾有意对“大皇后”杨丽华放出“必族灭尔家”的杀机，然后召见杨坚，并命令左右曰：“如果他脸色跟平常不一样，立即斩杀。”但杨坚到后，神色自若，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受命者也只好若无其事了。周宣帝这次未杀杨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的狂言“必诛灭尔家”成了杨坚不久后对他家的实际行动。

接下来便是：“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宣帝）以高祖（杨坚）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

此事的真相是：杨坚经过周宣帝欲杀而未杀的一场虚惊后，



随即与“自己人”的朝中重臣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密谋自保，一致认为只有请求“放外”，远离朝廷，才能平安无事——随后的事变证明杨坚此时发动夺位政变显然尚不成熟，所以不得不以“走”为上，到地方掌握实权，再作打算。于是，经郑译在宣帝面前说项，杨坚出为扬州总管。但杨坚正要动身，年仅二十二岁的宣帝却因酒色过度一病不起。杨坚于是以“暴有足疾”为由推延了行期。

随即，郑、刘二人矫诏杨坚以国丈身份入宫侍疾，主掌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其实，宣帝这时已不能言语了，没几日便一命呜呼。宣帝驾崩后，静帝即位，静帝年幼，自然成了杨坚掌中之物，杨坚在这种出乎预料的风云突变中，已不可能不欲取而代之了。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首先控制了朝廷，除掉了宗室宇文氏的势力，废除了周宣帝的严刑峻法，从而稳固了对京师的统治。

接着是经过半年的战争，平定了各地总管的联合反叛。

在这个“大诛杀”的过程中，杨坚由假黄钺左大丞相而大丞相、而大冢宰、而随王，周静帝最后的禅让仪式只是一种形式罢了。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二月四日，周静帝禅位给随王杨坚，杨坚转而封其为介国公，三个月后将其暗杀。

杨坚称帝，即历史上的隋文帝，他因父亲为随国公，自己乃由承爵随国公起家，最后进称随王，所以夺周之后，据封爵而定国号曰“随”，因恶“随”字从“辵”，与“走”同意，征兆国家政权不稳，遂改“随”为“隋”。仍以长安为都，改元开皇，公元 581 年即隋朝开皇元年。

一个新的朝代从此拉开了大幕。

这年，隋文帝杨坚四十岁。

那个后来成为隋炀帝的隋文帝次子杨广，这时已经十三岁了。





也许是一种巧合：杨坚在般若寺生活了十三年，承爵随国公后，又经历了十三年而得天下；帝位后被他称帝时年龄十三岁的杨广所得。

三

杨广于周武帝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生于今陕西大荔县的同州，亦即隋朝的冯翊，大荔城中现在还存有一块“杨帝故里”碑。

杨广的名字“广”，为其父亲杨坚所取，杨坚还给他取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些女性化的名字“英”，两个名字大概是各取“广大”、“英武”之意。

但《隋书·五行志》有一段文字特别提到了杨广的名字，称：杨广起初只叫“英”，杨坚称帝后，有人上书说：“千人之秀为英”，此乃布衣之美称，非皇子之嘉名。建议杨坚当为二皇子改名，杨坚不以为然。但当时人多把“杨”呼为羸（音 yíng 营），“羸”与“羸”同音；而“英”与“殃”又有些近音，杨英反而成了“羸殃”、亦即“遭殃”的意思了。也有人奏告杨坚，杨坚这才把二儿子的名字由“英”改为“广”。

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但中国人向来注重这个符号，做父母的总是在这个符号上大作文章，寄托着自己或对儿女或对家世的期望与祈盼；更有认为名字决定着命运，声言：“给儿女留座金山，还不如给儿女起个好名”。古代的各种算命术中，便有一种“人名算命法”，竟也能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同其命运息息相关地联系在一起。而按照《五行志》的说法，杨英虽然在父亲称帝后，被改称杨广了，但命运已为“英（殃）”所注定。杨家天下所以会断送在他的手上，就是由于他本来就是“杨氏之殃”，让他做杨家的“接班人”，那还会有好！

今天看起来，这只能是“笑话”一则了。





杨广上有一哥杨勇，身下还有三个弟弟杨俊、杨秀和杨谅。

在当今社会里，一个人在家中是老大还是老二，对一生命运并无多大影响，老大往往也不比老二能占多少便宜。但在那个时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凡事都是老大优先，长子长孙格外受到家庭成员的尊崇；而父亲一死，长子更是“如父”地成为一家之长了。布衣百姓家里这样，皇家也是这样，老大可以垂手而得地成为太子、成为父皇死后的新皇帝，而老二以下通常只能干瞪眼；如果不服，也只有凭着格外的条件，并采取特殊的手段，且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有可能”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杨广生不为长，意味着他在父亲从北周手中夺取天下、登基称帝后，自己与帝位本是无缘的，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他无权成为皇位“接班人”；也可以说，这是“命”。但他后来并不认这个“命”而向命运挑战了，并且获得了成功。于是，他在走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便留下了许多“老二”登上帝位所特有的色彩和足迹。

杨广出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乱、大融合的时代，它造成的直接社会现象之一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居和通婚。

杨广之家便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民族血统参半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汉族人，而他的母亲独孤氏则是一个鲜卑人。他的血管里不仅有来自父亲的汉人的血液，也流动着来自于母亲血脉中的鲜卑人的血。所以，父母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人的乳名阿摩。

无疑，杨广在血统上是一个混血儿。据说，混血儿大都漂亮、聪明，杨广就“美姿仪，少敏慧”。

常言说：“儿女都是父母身上掉下的骨肉。”又说，“十指连心，咬哪一个都痛。”言外之意是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绝不会偏心偏爱。话是这么说，理是这么个理儿，但要说到爱，实际上还是有所差别的。原因很简单：儿女们虽都是自己所生，但有的在



性情上正如父母所愿,而有的和父母的期望差了一些,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就避免不了在父母的身上出现情有独钟的偏爱偏心现象。

杨广在诸兄弟中,就特为杨坚夫妇所钟爱。

家庭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阶梯,杨广父母不仅在造就他的生命时遗传了他自身的基因,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个优越的家庭:

从社会地位上说,这是一个尚武的贵族之家;

从婚姻情感上说,这是一个美满的幸福之家;

从宗教信仰上说,这是一个虔诚的崇佛之家——独孤氏笃信佛教,而杨坚更是由智仙尼姑在佛寺中抚养大的,在智仙长期的教诲与熏陶下,杨坚成了一个用屠刀“普度众生”的“佛教徒”。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杨广从父母的嘴中是听不到为衣食住行而哀叹的声音,在父母的脸上也是看不到为柴米油盐而忧愁的容颜。他听到的是战场上的激烈厮杀,他看到的是权力场上的险象环生,还有那反映在父母双亲身上的两性间的恩恩爱爱以及观音菩萨的“善哉善哉”。

童年的杨广并没有特别的经历,仅在八岁那年随时任定州(今河北定县)总管(军区长官)的父亲到过一次定州。

十岁时,姐姐杨丽华成为北周皇后,父亲因此而被拜为上柱国、大司马,他则被封为雁门郡公。这只是一个爵号和地位,并非实职。但命运注定了他的大权在握已为期不远了。

三年后,父亲杨坚夺周称帝,十三岁的杨广一夜之间成了天子骄子,跃入了处于社会最顶端的皇家生活。

隋朝的建立,使中国历史开始在新的河道上奔流,而杨广则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有的人在逆境中常以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勉,其实,在那样的时代里,最有资格充满自信地说这句话的,恐怕就是杨广这样的皇家子弟了。

出身悬殊,决定了命运迥异,当英俊少年的杨广手柄重权专制一方时,同龄的布衣子弟还不知权为何物地充当着父母家务

杨

广

三